

雨凉 著



LIANYA
WUSHIJIANG

天下无双
之

【上册】

潇湘书院人气作家雨凉倾心打造一生一世二人爱情传奇

冷香热妃



雨凉 著

TIANXIA
WUSHUANG

天下无双
之
「上」

冷谷
热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下无双之冷爷热妃 / 雨凉著. --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 2017.8

ISBN 978-7-5552-5279-5

I. ①天… II. ①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57363号

书 名 天下无双之冷爷热妃
著 者 雨 凉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责任编辑 郭林祥
责任校对 邓 旭
特约编辑 孙红彦
装帧设计 小 贾
照 排 孙顾芳
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印 张 32
字 数 412千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5279-5
定 价 59.80元(全二册)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 畅销·古代言情

天下无双^②

冷爷热妃

目录「上」

第十章	第九章	第八章	第七章	第六章	第五章	第四章	第三章	第二章	第一章
掌权 / 225	新婚 / 201	恐吓 / 180	惊变 / 158	出轨 / 131	重逢 / 104	离京 / 82	惩罚 / 56	抉择 / 26	劫难 / 1



天下无双

冷爷热妃

目录「下」

第十一章	监视 / 253
第十二章	中毒 / 278
第十三章	真相 / 306
第十四章	吃醋 / 326
第十五章	寻医 / 351
第十六章	医谷 / 371
第十七章	深情 / 397
第十八章	和好 / 424
第十九章	回朝 / 450
第二十章	身世 / 478



漆黑的房间里，女人逐渐苏醒，嗅着空气中的恶臭，忍不住皱紧了眉头：哪来的臭味？熏得她想吐。

抬手准备将床头的壁灯打开，摸到的却不是熟悉的开关，而是触感陌生的东西，她猛地坐了起来，黑暗之中的陌生气息让她惊骇——这是哪里？

砰的一响，房门被撞开，火光照亮了整个房间。四五个人从门外冲了进来，把小房间挤得满满的，其中一个女人还大叫起来：“啊！杀人啦！”

楚雨凉揉了揉双眼，待适应光亮之后，才眯着眼四处打量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吓得脸瞬间白了。她是睡在床上，但不是自己的床，更不是自己的房间——陌生而陈旧的小屋，简陋而古朴的家具，最恐怖的是，床上居然放着一具被肢解的尸体，而且还一丝不挂！

“哟……”来不及多想，她翻下床，俯在地上呕吐起来。

“杀人了！大小姐杀人了！”又有一人高呼。

“快把她抓住，别让她跑了！”最先尖叫的女子高声命令起来。

楚雨凉抬头看着屋子里的人，眼中充满了震惊和恐惧。

为首的女子珠簪高髻、身穿绫罗长裙、手捏丝绢，旁边的四个男人则是长袍大褂、束发高绾……

古人？脑袋突然胀痛，一幕幕陌生的记忆如潮水般在她的脑海中翻腾。眼看着有人靠近，她来不及整理这些乱七八糟的片段，朝着来人喝道：“我看谁敢动我！”

“楚雨凉！”为首的女子冷声训道，“你爹刚离京，你就犯下这等不要脸的事。与人私通不说，还把人给杀了，现在被我们抓了个现行，你还想抵赖不成？”

楚雨凉朝她看去，有些茫然。天杀的，她这是做的什么噩梦？分解的尸体、陌生的古人，还有那些不属于她的记忆……

不等她反驳，女子就朝两名壮硕的男子命令起来：“还不赶紧将她拿下！”

“是！”两名男子上前就将楚雨凉一左一右地架住了。

“把她关起来，等官府来人后，交由官府处置！”女子厉声命令完，捂着鼻子冷漠地走了。

柴房里，手脚被绑的楚雨凉安静地坐在地上。已经被关在这里好一会儿了，她总算接受自己的灵魂已经到异世的事实。而她现在这具身体，是楚家的大小姐，生母早亡，父亲乃晏国大将军。刚才见过的那个女人叫韩娇，是她的继母。这些都是脑海中的记忆告诉她的。

不过，关于屋子里的尸块和韩娇说的通奸，她却一点印象都没有。这具身体有没有跟人通奸她不知道，但她能肯定的是，人不是她杀的！那具残尸臭得能把人熏死，显然已经死了好多天了。原身昨晚睡觉的时候还在自己的房里，大半夜的被人发现在小屋中，这足以证明她不是杀人凶手，更不是通奸犯，而是被人陷害的！

她想不通，自己明明睡在新买的床上，怎么就发生了如此玄乎的事？

柴房的门突然被推开。

“楚雨凉！”韩娇的声音打断了楚雨凉烦躁又恼怒的思绪。

楚雨凉抬头看去，此刻韩娇正提着灯笼站在面前，美艳动人，端庄高贵，脸上毫不掩饰对她的厌恶和轻蔑。

眼前的女人，三十出头的年纪，十五岁时被原身的爹娶进楚家做续弦。嫁到楚家近十七年，这个女人给她生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。原身的爹常年征战，极少在家，楚家的事几乎都是这个女人在打点。

这个女人，在楚家人眼中温婉贤淑、美丽大方；只有她知道，这女人心计重、自私又虚伪。嫁祸她同残尸通奸，就足以证明其心肠不是一般毒辣。

“你来做什么？”微仰下颌，她毫不示弱地问道。虽说她不是真正的楚家大小姐，但不代表她会丢了楚家大小姐的气势。

女子艳丽的红唇上挂着一丝冷笑，展现着她的得意：“楚雨凉，没想到你也有今日。”

楚雨凉也学着她冷笑：“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对付我，二娘还真是用心良苦。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，我爹早晚会回来的。”

“呵呵……”韩娇掩嘴，笑声更加得意，“等你爹回来？等你爹回来，你都不知道死多久了。”

楚雨凉瞪着她那恶毒的嘴脸，一言不发。

韩娇继续笑着，温柔的笑容像是淬了毒一般，渗着一股阴冷、毒辣：“你啊，别等你爹了，等着杀头吧。你与人通奸、杀人灭口，这可是许多人亲眼目睹的，你就好自为之吧，呵呵……”韩娇说罢，提着灯笼高傲地转身离开了柴房。

楚雨凉恨不得扑上去撕烂她那恶心的嘴脸。脑海中的记忆让她知道，这个后娘一直视原身为眼中钉，这次之所以对这个继女起杀心，竟是为了皇上御赐的一纸婚约。

两个月前，原身的爹楚云洲得胜还朝，皇上龙颜大悦，不仅重赏了楚云洲，还将楚家的长女赐给三皇子为正妃。没想到这事竟招来韩娇的嫉妒，韩娇私下威胁过楚雨凉，让她和楚云洲说她不想嫁给三皇子，求皇上把长女改为次女。

靠在柴堆上，楚雨凉心烦意乱。韩娇在楚家一手遮天，她如何才能洗刷冤屈？韩娇既然敢用死了许久的尸体嫁祸于她，肯定已经买通了官府。

看着窗外，天空已经泛起鱼肚白，她沉默了许久，最后一咬牙，将手腕上的绳索震断，然后迅速解开脚上的绳子。韩娇或许还不知道，自己的继女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吧？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等她保住小命，再回来好好收拾这些恶人！

打开门，看到守在门外的仆从，她嘴角一勾，朝一人冲了过去，踩着对方的肩头腾身一跃，攀上了附近的一棵大树。就在几名仆从傻眼之时，她已迅速爬上了高墙。

“来人啊，大小姐畏罪潜逃了！”高墙之内响起了仆从的惊呼声……

黄昏将至，在茂密的竹林小道上，走着两名男子。

“爷，天黑之前应该能到京城，您连着赶了几天路，要不歇歇吧？”在后面牵着两匹马的男子开口说道。

前面的男子脚步未停，对周围静雅秀美的景致似乎不感兴趣。牵马的男子撇了撇嘴，一副拿人没法的样子。他就没想明白，王爷这么急着回京做什么？皇上给王爷挑的这桩婚事极好，楚家是开国功臣，楚云洲是勇冠三军的大将军，王爷要是娶了楚大小姐为妃，可以说好处多多。

可偏偏王爷的反应太让人琢磨不透了。离婚期还有一段时日，他可不认为王爷回京是准备成亲的。搞不好，王爷就是特意去退亲的！

见他不理自己，牵马的程维刚要开口，一团物体突然从天而降。

“啊——闪开——”随着一声尖叫，有重物砰的一声落地，随即传来女人的呻吟，“哎哟……”

程维吓了一跳，赶紧丢开缰绳上前查看，只见一个女人从他家爷的两腿之间爬了出来，头发凌乱，满面灰垢，一脸痛苦的表情。

“呜呜，痛死了！”楚雨凉捂着胸口龇牙咧嘴地喊着。

“姑娘……”程维忍不住出声，头上黑线直掉，“庄重点儿可好？”

一听有人说话，楚雨凉这才抬头，不解地朝他看去：“你啥意思？”

“咳咳……”程维咳了咳，“姑娘，你别想勾引我们爷，我们爷不吃你这套。”

楚雨凉睁大眼，这才发现自己身前还站着个男人，而且是个脸色极不好看的男人，忍不住扭头朝程维喷去：“我呸！谁勾引你们了！”

程维嘴角抽了抽，指了指她还在揉胸的动作，鄙夷道：“你又是钻我们爷的裤裆，又是当面这样，还不是意图勾引我们爷？”

楚雨凉闻言，吐血的心都有了。她不过是不小心栽了下来，受惯性影响没刹住脚，这才倒在了人家的裤裆下，何来勾引之说？况且，她摔疼了，还揉不得吗？

想到自己现在的处境，她一腔的郁闷全憋回了肚子里。她现在已经是全京城通缉的杀人犯了，京城大街小巷都贴了告示要捉拿她归案，眼前的两人很明显是从外面回来的，估计还不知道她的身份，她不敢随意得罪人。

看看面前这男人，一身行头看起来就不似普通人，她要不要求救？其实她不需要别人帮她申冤，她只想有个容身之地，让她能在京城安全落脚，这样才方便她亲自去调查被韩娇陷害的事。她也想过远走他乡，可她要是不把真相公之于众，不论走到哪里都是通缉犯。

想到这里，她也不揉胸了，突然捂住脸嘤嘤地哭起来：“两位好心的公子，请帮帮小女子吧，小女子现在走投无路了，还请两位公子赏口饭吃……”

“爷？”她突来的转变让程维有些适应不了，只好转头请示主子，这才发现自家主子跟竹子一样伫立着，一动不动。

见此情形，楚雨凉又扑到男人的脚边，拽住他的袍角哭求道：“这位公子行行好，救救小女子吧。只要公子能救小女子一命，小女子愿终身为奴，做牛做马报答公子的恩情。”

“好。”就在程维想动手把女人拉开之际，只听一道低沉的嗓音从自家主子的薄唇中传来。

“爷？”他诧异地看向自家主子，一脸不解，可惜他家主子向来无视他。

楚雨凉抬起头，又惊又喜地望向对方。对上男人那双幽深如潭的眼眸时，突然心里一咯噔：这男人有点面熟，他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不，应该说这具身子以前是不是和他见过？她低头寻找着脑海中的记忆，没发现男人那双深眸中一闪而过的复杂之色……

从竹林赶到京城时，天已经黑了。城门口贴满了通缉犯的画像，数她的画像最显眼。可她跟在两个男人身后，那些守卫不但没盘问他们，当那个冷峻不凡的男人将一块

腰牌递给守城的人时，城门口的侍卫还对他又跪又拜。

当他们停在一座宏伟的府邸前时，楚雨凉被大门上方那烫金的大字狠狠地刺激到了——

贤王府！

“姑娘，赶紧跟上啊！”见她傻愣愣地站在大门外，程维忍不住催促道，以为她是被他们的身份吓到了。

楚雨凉的确被吓到了，而且还吓得不轻。贤王？是那个男人吗？若是她没原身的记忆还好，可以什么都不知道。可是她拥有所有的记忆，那些不属于她的记忆清清楚楚地告诉她，这个贤王不是别人，正是不久之后她即将要嫁的男人！

“姑娘，为何愣着？赶紧进去啊！”见她还不动，程维转身回来拉了拉她。

“哦。”楚雨凉这才回过神，低下头赶紧抬脚往府里走。

程维把她带到管家那里，由管家给她分配了房间，又带她去领了两身丫鬟穿的衣裳，一路上跟她说了些府中的规矩，随后就让她回房休息，说明日再安排她做事。

洗完澡，填饱肚子之后，她躺在陌生的房间里，尽管已经安全了，可睡意全无。她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过街老鼠。她虽代替了另一个楚雨凉，却没享受到半点大将军之女该享的荣华富贵，反而倒霉地替她背负着杀人、通奸的罪名。

翌日，贤王府书房中，俊美绝伦的男人正认真翻阅着书册，突然房门被人叩响，门外传来程维焦急的声音：“王爷，属下有急事禀报！”

男人头也没抬：“进来。”

程维推门而入，将手中的一卷画像展开，面向书桌后的主子：“王爷，您看，这不是我们昨日带回来的那个女子吗？没想到她竟然是楚将军的女儿，而且还是衙门通缉的要犯。据说……据说楚小姐与人通奸，还杀人分尸，现在畏罪潜逃……”

不怪他震惊，因为这位楚大小姐就是皇上赐婚给他们王爷的妃子，再过几个月就要成为他们贤王府的女主人了，他如何能不震惊？

“哦。”晏鸿煊总算抬头了，神色淡定如常。

“王爷？”程维皱眉。

“本王知道了。”

“王爷，您既然知道了，那我们是不是该把楚小姐送走？”

“没这个必要。”晏鸿煊打断了他后面的话，狭长的凤眸泛着幽深的光，在他手中的画像上扫了一眼，“她的身份你知本王知，不可四处宣扬。”

“王爷，您这是……”程维顿觉一头雾水，压根就摸不透他的想法。王爷这是要包庇楚大小姐吗？那楚大小姐还没嫁人就与人通奸，这样不守妇道的女子岂能做他们的

王妃？

“好了，这是本王同她之间的事，本王心中有数，你且退下。”冷冷地瞪了他一眼，晏鸿煊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。

放下画像，程维抓着后脑勺离开了。

看着书桌上的画像，尽管粗劣的墨迹让画中人显得呆板，那秀美的五官却清晰可辨。晏鸿煊眯了眯眼，脑海中不由自主地闪过一些片段。他之所以答应那女子让她做奴做婢，也是因为认出了她……

一连找了几天，都没发现楚雨凉的踪影，楚府里，韩娇当着太夫人王氏的面严厉地斥责着跪在地上的家丁：“你们是如何做事的？几天了，竟然还没找到大小姐，再找不到她，皇上都要责怪下来了！”

为首的家丁战战兢兢地回道：“夫人，小的们已经尽力寻找了，而且官府的人也在搜查大小姐的下落，可是真的不知道大小姐躲在何处。”

坐在首位的太夫人王氏忍不住训道：“简直是一群废物，就一个人而已，你们这么多人竟然都找不出来。”

跪在地上的家丁们全低着头，没一个人敢出声。

见她老人家生气了，韩娇赶紧过去给她顺气：“娘，您且息怒，此事交给儿媳处理就是，您别把自个儿的身子气坏了。”

王氏手中的拐杖在地上重重一敲：“我岂能不气？皇上刚为她指了婚，她就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，现在连官府都知道了，皇上还会放过我们楚家吗？这不要脸的孽畜，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，她就没有想过会给我们楚家带来怎样的灾难吗？”

“娘，您消消气吧。”韩娇一边替她顺气，一边自责地说，“都是儿媳的错，是儿媳没打理好楚家，才让楚家发生了如此不堪的事。”

王氏的火气稍微小了些：“此事同你无关，你也不必揽责，谁是谁非我心中有数。那小孽畜敢犯下如此大错，就算皇上会饶了她，我也不会。”

对她的决定，韩娇似是很难，所以没再说话。只是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，她艳丽的红唇微微勾起，一抹得意之色快速划过。

楚雨凉在贤王府住了下来。一连三日过去，几乎没人招呼她做事，而她也没闲着，打着熟悉地方的幌子到处晃。因她是王爷带回来的人，其他下人也不敢随便使唤她。

这天晚上，夜色正浓。后院的高墙上，一抹黑影以极快的速度飞上墙头，像蝙蝠一样攀住墙头，片刻之后，又以极快的速度消失在夜色中——

此时的衙门，大门早已关闭，只有几名衙役还在值夜。许是太无聊，几个人坐在院子里说着闲话。

“对了，今日二虎怎么没来？”一名衙役突然问道。

“二虎今早请假了。”另一名衙役回道。

“出了何事？好端端的，请什么假啊？”

“还不是那小子胆小，被吓破胆了。”

“啊？怎么回事，快说来听听。”

“前几天不是从楚家搜出一具死人嘛，放在衙门里可臭了。昨天夜里，大老爷差人把死人埋了，这事是二虎办的，结果那小子吓得屁滚尿流地回来了，今早都没敢来衙门，还是让他老娘来告的假。”

“呵呵，这小子也太胆小了。”

“不过话说回来，还真有点吓人。那死人被人切断了手脚，脑袋上还有那么大一个窟窿，要是换成我，我都不敢去看。”

衙役的话还在继续，隐藏在衙门的高墙上，楚雨凉心都凉了半截，又恨又气。那韩娇分明就是跟官府勾结好了来陷害她。还没破案，就把“证据”给处理了，做得这么绝，就是想置她于死地。

离开衙门，走在回贤王府的路上，楚雨凉认真地梳理着原身的记忆——

两岁的时候，原身的爹楚云洲出征打仗，亲娘突生疾病去世，从此以后她在楚府的地位一落千丈。也不知道是谁造谣，说原身是楚家的灾星，不仅府中的下人在背后对她指指点点，就连原身的亲祖母王氏都对她冷眼相待。

韩娇是楚云洲的续弦妻子，深得王氏喜爱，而韩娇也很争气，嫁入楚家一年后就生了对龙凤胎。王氏喜得孙儿，一高兴就把楚家的掌事权交给了她。

楚云洲常年在外征战，就算回家也待不了多久，对家里的人过问得少，不过看韩娇把楚家上上下下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再加上王氏的夸赞，他对韩娇也相当信任。

韩娇生怕楚雨凉抢了自己一双儿女的地位，早就恨不得除去她。可因为楚云洲心疼楚雨凉自小就没了亲娘，对她颇为在乎，所以韩娇也不敢把楚雨凉往死里弄。这次韩娇之所以起了杀心，是怕她以后的地位比亲生女儿高。毕竟嫁给贤王，那就是皇室的人，韩娇想让自己的女儿爬到她头上，除非嫁给太子和昭王。可是太子和昭王早就娶了正妃，她又不甘心让女儿当人家的侧室，所以让女儿胜过楚雨凉的唯一法子，就是把楚雨凉除掉……

回到贤王府时已是深夜，楚雨凉没想到赵总管正站在她的房门口，显然是在等她。

“赵总管，有事吗？”

“我说凉姑娘，你这么晚跑哪儿去了？”看到她穿着夜行衣，赵总管板着脸问道。

“我没事，就是闲得慌，所以四处走了走。”楚雨凉脸不红、心不跳地说，随即又问他，“赵总管这么晚了还等我，可是有事要吩咐我去做？”

“以后没事别乱跑，要是坏了府中的规矩，王爷怪责下来，你我都担待不起。”警告完，他这才说起正事，“你赶紧把衣服换了，到书房去一趟，王爷差我过来唤你。”

“哦。”楚雨凉点了点头。来贤王府好几日了，那男人总算想起她这号人了。等她从房里换回丫鬟穿的衣裳，赵总管将她带到书房门口就离开了。在门口吸了两口气，她才敲了敲房门，听到里面传来一声“进来”，她推门走了进去。

书房很宽敞，也很整洁，桌上只点着一盏油灯，某个男人正在书桌后专注地看书。见她进来，男人将书放下，幽深的目光突然射向她：“楚雨凉。”

楚雨凉闻言先是一愣，随即回过神来：“王爷既然早就认出我了，为何还要装作不认识？”在竹林的时候她就说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，以前他们肯定是见过的，只不过印象不深刻罢了。

晏鸿煊将桌上的画像推了推，面无表情地问道：“楚小姐可认识此人？”

楚雨凉定睛一看，赶紧将画像拿起来，当着他的面揉成一团，扔在了脚下。

“本王可以判定楚小姐是在心虚吗？”晏鸿煊含笑看着她的举动，嘲讽的意味很浓。

“有何可心虚的？”楚雨凉想都没想就朝他怒道，“死人才画这样的像，换作是你被人画成这样你能高兴？”

晏鸿煊唇角狠狠一抽：“楚小姐可知本王找你来的意思？”

楚雨凉直视着他：“王爷不必多说，我清楚得很。既然王爷已经知道了，我离开就是。”还用多说吗？她被通缉的画像都在他手中了，很显然他已经知道一切。作为未婚妻，她还有什么脸面留下来，搞不好这男人还会扭送她去官府。

她转身就准备离开，可自她身后传来男人低沉的嗓音：“慢着。”

楚雨凉停下脚步，背对着他：“王爷还有事？”

“本王既然答应救你，自然不会出尔反尔，楚小姐可在贤王府住下。”

闻言，楚雨凉回头诧异地看着他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？”

将她不信任的神色收入眼中，晏鸿煊微眯着眼睨着她：“本王虽不是君子，可也并非小人。楚将军曾出手救过本王，今日你落难，本王自当还他一个人情。”

他说得很坦然也很从容，虽然楚雨凉一点儿都摸不准他的想法，却觉得他的话应该没掺水分。只是楚雨凉也有自己的顾忌，甚至有些无法掩饰的心酸：“王爷如此包庇我，难道就不怕被人笑话？”

“那你可做过？”

“没有。”楚雨凉想都没想就摇头否认。他问得隐晦，可话里的意思她都懂。迎着探究的目光，她一点都不心虚地说：“说我杀人、通奸，全是诬陷之言。若王爷不信，大可以找人给我验身。”虽然验身对一个古代女人来说是一种耻辱，可是对她来说，没什么可耻的，她还是处女，这本身就是事实。

“不必了，本王信你一次。”书桌后的男人也很干脆。

“谢了。”楚雨凉认真地谢道。此刻还有人能相信她，说实话，多少还是让她感动的。

一刻钟后，她走出书房，几天以来第一次体会到轻松的感觉。里面的男人已经答应她会继续收留她，直到楚云洲回京。但为了掩人耳目，她必须以下人的身份在贤王府里生活。

翌日，楚雨凉正式在贤王府里做起了丫鬟。一大早，赵总管就找了过来，把她要做的事一一交代了一遍，还多次叮嘱她遵守府中的规矩。不过赵总管似乎特别“优待”她，让她负责晏鸿煊的日常起居。

晌午时分，晏鸿煊准时出现在膳堂里。

因为两人把话都说开了，所以楚雨凉还算从容淡定，布好饭菜以后，恭恭敬敬地请他人座：“王爷，可以动筷了。”

男人落座，一袭青袍，头戴玉冠，端的是优雅高贵，就连用食都细嚼慢咽，让人赏心悦目。只不过一口还未咽下，男人突然放下筷子，幽深的目光朝楚雨凉斜了过来：

“今日是谁掌厨？”

楚雨凉愣了愣，不答反问：“王爷觉得哪里不对吗？”

“为何米饭烧得如此硬？”

楚雨凉伸手在碗里抓了一把米饭，快速地放进嘴里嚼了嚼，然后皱眉道：“王爷，这饭是熟的。”只是欠了一些火候而已。

看着她的动作，晏鸿煊冷眼大瞪。

似是没看到他动怒的神色，楚雨凉再次伸出爪子抓起了盘子里的一只鸡腿，同样快速地放进嘴里咬了一口：“王爷，这鸡腿也是熟的，不信你尝尝看。”

这男人太挑三拣四了！有的吃就不错了，居然还嫌饭硬。想她原身在楚府的时候，吃的可都是快要馊掉的食物。而且她忙活了一上午，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，既然他不吃，那就给她吃好了。

“大胆！”男人突然大怒，那脸色就跟刷了锅底灰一样，要多黑有多黑，“谁允许你动本王的東西？”

楚雨凉咬鸡腿的动作一停，很无辜地朝他眨了眨眼：“王爷，我是在帮你试吃。”

看着面前胆大包天、不懂规矩的女人，晏鸿煊幽深的凤眸里全是冷气。可楚雨凉就跟没看到似的，放下鸡腿，将他面前的米饭端了起来，很贴心、很恭敬地问道：“王爷，你要是不嫌弃，我就嚼烂了给你吃吧？”

“滚！”终于，男人低吼出声。

“哦。”楚雨凉点头，脸上带着一丝失落，好似不能服侍他用膳很失望似的。

出了膳堂，她赶紧往拐角跑去，靠在墙上得意地笑了。

自从午膳她不懂规矩以后，一直到晚上都没被召见。

翌日天还未亮，她就被赵总管叫醒，说贤王要进宫，让她去服侍贤王洗漱更衣。

这天都没亮就被人叫起来干活，可想而知楚雨凉肚子里装了多少怨气。好在伙房已经烧好了热水，她只要把热水送到贤王的房里就可以了。

敲门，进屋，她手脚挺利索，只是嘴上有些气性：“王爷，水打来了！”

晏鸿煊从床头走过来，已经穿戴整齐，藏青色的蟒袍，威武霸气，目不斜视，神色间带着独有的冷冽气息。从楚雨凉身旁走过，他头也没侧地命令道：“把屋子收拾妥当。”

楚雨凉环视了一眼整个屋子，都比较整洁，只是床上的被子没叠而已。于是她抿着唇走过去，将被子提起来抖了抖，然后铺在了床上。

就在她觉得完事了准备退下时，身后突然传来男人薄怒的嗓音：“你就是这么做事的？”

楚雨凉回头，对上他微寒的目光，有些不悦道：“王爷还要我做什么？”

“把被子叠起来！”

闻言，楚雨凉撇嘴，指了指床上铺得平平整整的被子：“王爷，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既好看又省事，反正晚上你也会睡觉的，衣服一脱，直接躺被窝里就可以了。”在现代，她都是这样铺床的。

“楚雨凉，你可是对本王心存不满？”某爷冷声问道，眸底的寒气更浓。

楚雨凉皱了皱眉：“王爷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，你可是对我心存不满？在楚家，我好歹是个大小姐，你明知道我不会这些，竟然还让我做那么多事，你是存心欺负我对不？”

背着手，晏鸿煊绷紧了俊脸朝她走近，比楚雨凉高了近一个头的他下颌轻仰，从薄唇里说出来的话带着几分轻蔑和嘲讽：“本王是答应过收留你，可你也亲口向本王许诺过会做牛做马地为本王做事，本王可没强人所难。”

“……”楚雨凉顿时被堵得一句话都说不上来。这男人，还真不是省油的灯！

她恨恨地转身，随即把被子抖了抖，规规矩矩地叠好。

楚雨凉在贤王府里一晃就做了大半个月的丫鬟，这段时间，她一直很安全，顶多受点赵总管的刁难以及某个王爷的嫌弃外加挑刺，其他都还好。对了，还有那个叫程维的，虽然没有当面对她，可每次见到她都是横眉怒目的，那神色比见到蟑螂还嫌弃，恨不得一巴掌拍死她一样。

不过她也算满足了，比起原身在楚家，现在有吃有住，其他的奢望，她暂时还不敢想。

这一日，在书房服侍某爷看书，楚雨凉脑中突然灵光一现，朝认真看书的某爷问道：“王爷，请问你这里有律法的书吗？”

听到她的声音，晏鸿煊缓慢地抬头，冷漠地朝墙角睇了一眼。

对于他冷漠的样子，楚雨凉已经习惯了，见他有所指示，赶紧朝墙角的书架跑过去。

“第二层第四格第三本。”就在她急着找书时，突然从身后传来男人低沉的声音。

“……”楚雨凉怔了怔，有些佩服他对这些书籍的熟悉程度。每天他都要看好多书，她还以为他是在做样子呢。

快速地找到他所说的位置，果然没错，的确是大晏国的律法。她像获得了宝物似的，沮丧了多日的心情总算有了一丝雀跃。她之所以找这样的书籍，是想彻底了解一下这个大晏国的律法，看有没有空子可钻。

就这样，她直接将书桌后的某爷撇下，自己则蹲在墙角认认真真地看了起来。

“……”看着那全然不顾自己身份的女人，某爷脸色微变。只是目击到女人专注的侧脸，他莫名地选择了沉默。

从早上到晚上，楚雨凉除了换个坐姿外，几乎就没从书上移开过视线。直到有一双穿着黑靴的大脚站在她面前，她才开口说道：“麻烦让让，别挡着光。”

“可是需要本王给你腾间屋子让你专心阅览？”

“嗯，我的确需要一个专门办事的地方，你赶紧去，我急着用。哦，对了，不用点我的餐了，帮我泡杯咖啡就可以了，谢谢啊。”如同以往工作时的样子，她专注着自己手中的事，压根忘了今时今日早就和以往不同了。

“楚雨凉！”

直到男人一声低吼，楚雨凉才猛地抬头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只见某爷背着手，脸色铁青，冷眉怒眼，很是吓人地伫立在她身前。

她赶紧起身，有些尴尬地笑了笑：“王爷，不好意思，这书太好看了，我入迷了。”

听到她的解释，晏鸿煊的脸都黑了。一个普通女子，看律法书竟能如此痴迷，这一点就连他都做不到。

看着外面的天色，楚雨凉这才发现自己竟然看了一整天的书，不，是偷了一天的懒，难怪面前的男人脸色如此难看。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她赶紧将书放进自己怀中，然后认真地道歉：“王爷，是我大意错过了时辰，还请王爷莫要生气。为了表示我对王爷的歉意，今日就让我亲自下厨为王爷做一餐吧？”

见她态度端正，晏鸿煊脸色才稍微好转，对于她自告奋勇的要求也没拒绝。于是，偷了一整天懒的楚雨凉又接手了大厨的活计。

晚膳五菜一汤，加上碗碟，摆了满满一桌。

“凉姑娘，请问这菜是何名？”揭开第一道菜，程维板着脸问道。尽管他知道楚雨凉的身份，但他也跟赵总管一样，只称呼她为“凉姑娘”。

“这叫青龙卧雪。”楚雨凉耐心地解释道。

程维闻言，脸色难看起来，冷眼斜睨着她：“凉姑娘的厨艺就是如此吗？”把几根大黄瓜切成几段就成了一道菜，这女人也太会偷懒了！

看着他讥讽的嘴脸，楚雨凉自动保持沉默。

“凉姑娘，请问这又是何名？”揭开第二道菜，程维的声音更冷了一些。

楚雨凉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那是一只油焖鸡腿，鸡腿上浇了少许她特意捣烂的辣椒酱。“程护卫，这叫处女第一夜。”

闻言，不仅程维脸黑，就连优雅落座等着她介绍菜名的某爷的脸都黑了，白皙的额间似乎还有青筋浮现的迹象。

他亲自揭开了一盘菜，只见是一盘剥了壳的花生米。楚雨凉见状，赶紧绕过桌子，主动向他介绍起来：“王爷，这叫裸体美人，怎么样，这些名字是不是很‘高大上’？”

“……”晏鸿煊绷着俊脸，凉薄的唇角不自然地抽了抽。

“高大上？”程维在一旁替主子嗤笑，“何为高大上？”

“高端大气上档次啊！”楚雨凉鄙夷地看着他，“难道它们的名字很粗俗吗？”

无视主仆俩的脸色，为免一遍又一遍地被询问，于是她挨个把菜揭开，一一给某爷介绍起来：“王爷，这青辣椒加红辣椒叫绝代双骄、这个叫夫妻肺片……这些可是我的拿手菜，一会儿你得多尝尝。”

“大胆！”程维在一旁突然喝道，“你竟敢让王爷吃死人的内脏？”

楚雨凉闻言，终于忍不住朝他瞪去：“程护卫，你若不懂就请闭嘴，我跟王爷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什么内脏，说得多难听，就是两只鸭子身上的东西，哪来的死人？我